在雪域与尘世之间，绽放着生命的图腾

——读杨志军《雪山大地》

刘亚希 文学院 汉语言一班 16670020376

初读《雪山大地》，最难忘杨志军笔下的雪域天地——阿尼玛卿雪山静静矗立，沁多草原上帐房错落，每一笔都透着生命的温度。书中对藏族文化的深厚描写、对草原变革里的苦涩感叹，还有对人心里藏着的温暖力量的赞赏，一点点织成了能裹住整个雪山大地的网。

“用石片搭起来的‘一间房’，远远望过去就像牧民戴旧的黄氆氇羔皮帽”，在我眼中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记号，更是草原文明最具体的象征。角巴主任说起赛马‘日尕’藏不住的骄傲，桑杰初见‘公家人’弯腰吐舌的谦卑，赛毛捏粪饼时随口哼的悲凉曲子，这些细腻的细节在我看来就像草原上到处可见的格桑花，看着微小又平常，却能在阳光下绽放出最鲜活饱满的生命活力，尤其是赛毛为救父亲决然跳进洪水的场景，冰冷的野马河水与炽热的人性光芒剧烈碰撞，这股力量更让“扎西德勒”这句简单的祝福从日常的问候彻底变成了跨越生死的坚定信念。

当我沉浸在杨志军笔下的藏族生活中，我发现信仰从来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完全融入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习性，在书中的很多细节与情节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出信仰的可贵与魅力。在桑杰家的享堂中，那个“干硬得裂开缝隙的糌粑食子，缠着几缕黄绸子”被当地牧民当作“阿尼玛卿雪山的化身”虔诚供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父亲对着享堂郑重跪下磕头的那一秒，不仅把汉藏之间那点淡淡的隔阂给打破了，还真真切切摸到了藏族文化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雪山大地的敬仰。我还发现这种信仰并不抗拒时代变革，反而能在时代浪潮中生出强大的力量，就像书中提到的当部落改成人民公社、角巴从“头人”身份换成“主任”后，他依旧会在赛马会结束后悄悄把最好的马藏起来，他们的信仰就像沁多河的水流，总能在山石中找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路径。

在这本书中，最让我动容的是那种跨越民族与血缘的深厚情感联系，这种联系不会因为肤色的区别而改变，也不会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隔阂，更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产生距离，它纯粹得如同阿尼玛卿雪山融化的雪水，在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中静静流淌、慢慢沉淀。父亲本是“吃了几年糌粑”的汉族干部，却在角巴的玩笑中坦然接过“强巴”这个满是藏族特色的名字，在桑杰家的帐房里慢慢学会用牛粪火取暖，更在赛毛牺牲的故事里真正读懂了草原的厚重与深沉，因此在我眼中他早已不是这片土地的“外来者”，而是被雪山大地真心接纳的“自家人”。这份接纳的背后，源于我看到的他愿意弯腰认真学习藏语、愿意为才让的聋哑问题奔波千里寻求帮助，更愿意在学生们裹着皮袍熟睡时悄悄给他们的碗里多放一块酥油的暖心行为。

从《雪山大地》中，我读出生态与文化是相互缠绕、共同生长的双生藤蔓，它们一同支撑着青藏高原文明的长久延续。在我看来，杨志军写草原上的生态，从来不是随手添上的风景点缀。那是牧民们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赖以活下去的根本，更实实在在成了藏族文化能一代代传下去的重要依托。牧民对生态的敬畏早已刻进骨子里，他们始终严格遵循“草畜平衡”的古老规矩，从不会为了多养一头牛羊就过度啃食草场，转场时总会给啃过的草地留足充足的“休息”时间，桑杰常说的“草是草原的筋骨，得让它慢慢长；牛羊是草原的孩子，不能把母亲的奶水喝干”这句话更是深深印在了我心里。当遇到牛瘟这类天灾时，他们会忍痛将病畜深埋在远离水源的地方，哪怕心疼得红了眼眶也绝不会让病毒污染珍贵的土地，正如角巴曾对父亲解释的“今天埋掉一头病牛，是为了明天草原上还有万头健康的牛羊”，即便日常用牛粪当作燃料，他们也会特意留下一部分，因为他们深知“牛粪要给草原施肥，就像给母亲补身体”，正是这代代相传的生态智慧，让草原在时代变迁中始终透着蓬勃的生气，也让藏族文化能扎得深、长得牢。

等我读完这本书再看“雪山大地”这四个字，心里便觉得它们有了不一样的分量，在我眼中它不再是地图上一块简单的区域，而是一个承载着精神力量的坐标，雪山是信仰能抵达的崇高高度，大地藏着生活里的温暖温度，而在雪域与尘世之间生长着的，正是无数普通人平凡却又伟大的命运。父亲最终选择留在草原开办学校，角巴主动把帐房让给保育院的孩子，赛毛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野马河畔，这些人物或许不会被写进厚重的历史课本，可在雪山大地的记忆里，他们早活成了不会褪色的生命图腾，也是他们也让我慢慢懂了，从不是拿一种文化去强行替代另一种文化，而是让每一种文化，都能在时代的阳光里，长出自己独一份的模样来。

当我合上书本的那一瞬间，仿佛还能清楚听见沁多河潺潺的流水声、看见日尕奔跑时扬起的白色雪雾、闻到帐房里飘出的浓郁酥油茶香味，《雪山大地》不只让我了解了这片草原过往的历史，更让我懂得如何敬畏每一寸土地、如何珍惜每一份情感、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守住内心深处那片属于自己的雪山与大地。书中所言“所有的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思，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点亮你，熄灭你，一辈子追随你”，我想这片雪山大地与我的缘分或许就是从翻开这本书开始的，从此之后我的心里也便有了一片永远不会融化的雪域，以及一群永远鲜活生动的牧民。